

2103/3

现代语言学丛书

心 理 语 言 学

桂诗春 编著

王宗炎 许国璋 审订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现代语言学丛书

心理语言学

桂诗春 编著

王宗炎 许国璋 审订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商海中书馆 上海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8.5 印张 4 插页 237 千字

1985年4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5次印刷

印数：22 001—24 000 册

ISBN 7-81009-594-3

H·337 定价：10.80 元

《现代语言学丛书》 编委名单

主编 许国璋

王宗炎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宗炎 (中山大学)

王德春 (上海外国语学院)

许国璋 (北京外国语学院)

伍铁平 (北京师范大学)

张日昇 (香港中文大学)

赵世开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桂灿昆 (广州外国语学院)

桂诗春 (广州外国语学院)

戚雨村 (上海外国语学院)

缪锦安 (香港大学)



总序

为什么出版《现代语言学丛书》？

因为我们感到，中国现代化包括许多方面的工作，其中之一是语言学研究的现代化，我们希望这一套丛书的出版，会有助于这一工作的开展。

近几十年来，国外语言学的研究进展很快。一方面，关于语言的内部结构，出现了各种理论和模式；另一方面，从各种不同的学科去研究语言，产生了诸如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多科性研究。了解和介绍这两方面的理论、模式、实验和数据，供我国语言研究者参考，从而为语言学研究的现代化出一点力，这是我们的希望。

要做到语言学研究的现代化是不容易的。首先要对国外新的语言学理论加以分析和比较，作出我们自己的判断；更重要的是要结合汉语的研究加以验证，写出结合中国实际的论著。我们这里先做第一步工作。

中国语言学史上，不乏利用外国的语言理论，为汉语研究开辟新路的例子。郑樵说：“切韵之学，起自西域。”马建忠以拉丁文法为范式，写出了《马氏文通》。赵元任、罗常培等前辈先生运用描写语言学的方法，为我国方言调查做出了典范。近时汉语语法学家利用国外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使语法现象的分类和范畴的描写更有理据，更为精确。先行者研究外国语言理论的态度，永远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作为第一步，我们打算出版 15 至 20 种书，以普及为主，逐步提高，以引进为主，同时注意结合我国的实际。我们希望与国内语言学界同志共同努力，填补我国语言学科中的一些空白点。

我们心目中的读者，是高等学校中文、外文和其他文史专业的师

生、翻译界、新闻出版界人士，中学语文教师，以及一般语文工作者和爱好者。我们将力求用明白易懂的语言介绍新的学说和理论。

我们将注意国外新出的语言学文献，为中国的语言学的现代化尽快提供信息。我们的力量还很薄弱，我们要努力做去，并热诚希望国内语言学者和语文工作者给予指导、批评和支持。

《现代语言学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初稿

一九八四年五月修改稿

前　　言

心理语言学在我国是一门新学问，桂诗春同志这本书是谈这门学问的第一本著作。看见这位勇敢的拓荒者披荆斩棘，开垦了一大片处女地，我这个落后的同行者不禁欢喜赞叹。

心理学和语言学结上不解之缘，这已有一百年以上的历史。可是先前叫做“语言的心理学”，现在却改称为“心理语言学”，这是什么缘故呢？主要原因是，早先在美国心理学界独占鳌头的行为主义派有偏见，他们把人类语言当是受刺激后的简单反应，只从外部去观察和研究言语行为，而自从 Chomsky 出版《句法结构》一书以后，许多学者开了眼界，非但注意那外在的“语言表现”，还要去探究那内在的“语言能力”。他们想要了解，小孩是凭什么学话的，一般人又是怎么既听懂对方的话，又说出自己的话的。语言学家要知道的是声音和意义怎么结合，成为一种结构；心理学家要知道的是人们怎么掌握这个结构，运用这个结构。五十年代初期勃然兴起的心理语言学，就是建立在这个交叉点上。

但是本书作者的目的，并非仅仅是鼓吹 Chomsky 的一家之言。现代欧美心理学流派很多，他们对语言问题各有其不同的见解。在 Chomsky 这位闯将崭露头角以后，英美各国许多学者从心理实验、课堂教学、社会调查各方面又找到了不少新论据，对他或者提出了反驳，或者作出了补充。本书取材广泛，把各派议论都摘要介绍，这对于初学者是十分有用的。

作者的另一长处，是不存门户之见，不膜拜在权威脚下。对于各家学说，他都仔细地评长论短，分清是非。在五十年代前，我国有人甚至对苏联语言学家马尔的著作也奉为经典，不敢说半个“不”字。五十、六十年代，Chomsky 的理论在美国也风靡一时，成为语言学界的泰斗（七十年代后期这阵风又吹到了中国）。可是科学是客观事实的概括，在经过认真审核的客观事实面前，人人平等。作者独立自主，一

切力求以客观事实为依归，并且提出了许多迄今仍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学术研究中采取这种态度，是十分难得而又完全必要的。

介绍国外科学知识有个困难，这就是新名词、新术语难翻译，新道理也不容易讲明白。由于语言的鸿沟实在太大，有些介绍国外语言学的论著虽则材料丰富，可是读起来如同雾里看花，模模糊糊。作者力求避免这个缺点，他首先把人家的著作细读细想，好好消化，然后用自己的话说出来，基本上做到辞明理达，一看就懂。按理说，一切写作者本当都下这一番工夫，可是能这样做仍然是值得赞美的。

什么人会对这书发生兴趣呢？不妨冒险测度一下。我认为，第一至第四章谈心理语言学的对象、语言的生物基础、第一语言的习得、语言运用的模式等等，心理学者们会觉得材料新鲜，论据丰富，对于自己的研究有不少好处。第五章谈的是普通语言学的一些重大问题，对于搞这门学问的人有扩大视野的功用。第六章讨论语言习得和外语教学，这应该得到那些辛勤工作而办法不多的语言教师的欢迎。至于我这个长期为写作教学感到苦恼的人，所欣赏的倒是本书讨论语言与思维，总结和评论 Benjamin Whorf 的语言关联论、J. B. Carroll 的认知论、瑞士 Piaget 和苏联 Vygotsky 的心理学说的那些章节。在这些地方，作者为读者打开了一盏强光探照灯，使人有心明眼亮之感。

象一切著作一样，本书自然也有其不足之处。作者致力于介绍国外心理语言学理论，至于怎么把这些理论运用到汉语这种语言和国内语言教学这种工作上头，怎么设计各种有效的实验，取得更多的数据和材料，建立更信而有征的理论体系，还有待今后的努力（4.3、5.1、5.3各节已有了很好的开端）。再说，全书主要谈单词和句子，至于如何联句成段，联段成篇；在阅读一篇文章时，人们如何理解、记忆和消化其内容；作文时如何构思，翻译时如何下笔，学生说错写错了又应该如何促使他们自己改正——这些都是句子以上、篇章（text）以下的问题，应该也得到心理语言学者的关心，可是本书很少谈到（外国学者研究这些问题的似乎不多，探讨也不深）。又如语言与逻辑之间，有声语言与体语（body language）之间，如何彼此配合而有时又互相矛盾，这也应该是心理语言学的课题。此外，现在国内有许多工

作，如推广普通话，对幼儿进行语文教育，对盲人、聋哑人进行语言教学，研究神经病理，治疗失语症，发展广播和电信事业，创制翻译机器等等，也有不少问题与心理语言学密切相关，可是我们连提都还没有提出来，更不用说把它解决了。

不过话已经扯得太远了。对于一个勇敢的拓荒者，我们所注目的首先不是还有什么事情要他去干（限于时间和条件，他想干也干不了），而是他已经干了些什么。在心理语言学这块北大荒上，作者已经开辟了一个规模不错的农场，我向他致敬，并且相信他和后来的志士们将继续开垦，惨淡经营，取得更可观的收获。

王宗炎

一九八一年二月一日

于回春楼

编 者 的 话

编者是一名英语教师，学识谫陋，对于心理语言学只有较浓厚的兴趣，而无专门的训练和系统的研究。现在呈献在读者面前的不是一本科学的论著，而是根据读书札记和讲稿整理而成的一本心理语言学入门书。编者之所以敢于不避疏漏，拿它出来就正于读者，是出于下面两点考虑：

首先，心理语言学是一门比较新的边缘学科，它茁壮成长的年代恰巧就是我国十年浩劫时期，故国内读者对它较感陌生。但是，心理语言学又是一门吸收了许多现代科学成果、而又应用范围较广的学科；在繁荣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今天，它是一项亟待填补的空白。编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试图用简明的语言介绍心理语言学的一些基本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反映心理语言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以期引起读者的兴趣。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和语言，有心人都可以从身边的现象出发，做一些有意义的观察和研究。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逐步建立反映我国实际的、并具有我国特色的心理语言学。由于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在我国还没有系统地开展，而编者所能接触到的又都是英语的资料，故本书所引用的大多数为说英语的人习得和使用语言的例子。这些例子大都附有汉译；但是，有时只看汉译是不大能领会这些例子所要说明的问题的。这时，最好向一些懂得英语的同志请教。

其次，心理语言学的一个应用较广的领域是语言教学，包括母语教学和外语教学。母语教学不是编者的本行，不敢妄加讨论；但是编者倒是热诚地希望我国广大的汉语教师能够从心理语言学中吸收其有用成果，用之于提高我国的母语教学。由于编者本人是英语教师，故书中着重讨论了一些我国英语教学的问题，无非是想以一些一孔之见引起更多的争鸣。一般的心理语言学论著是不包括这些内容的，但本书

是作为《现代语言学丛书》之一而编写，既要考虑介绍理论，也要考虑理论联系实际，故本书也就编者本人所较熟悉的领域来探讨一些心理语言学的应用问题。当然，心理语言学还可以应用到其他领域，如聋哑人的语言教学、失语症的治疗、大脑神经生理机能的研究、人类智能的模拟等等；限于编者的学识水平和本书的篇幅，只好从略。

因此，本书主要是写给英语的教师和学习者看的，但也希望不会给其他的语言教师和学习者、或是对心理语言学感兴趣的同志造成很大的阅读上的困难。

本书共分五章。

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和发展简史、它与语言学和心理学的关系、它的研究方法等等，目的是给读者一个概貌。有些地方可能过于简要，不过后面还会进一步说明的。在本章里，我们解释了一些以后经常要碰到的概念，是为了帮助读者扫除一些阅读上的困难。

第二章《语言的生物基础》讨论语言能力的进化及其物质基础的问题。近年来，对语言的神经生理基础的研究发展甚快，一门新的学科——神经语言学正在从心理语言学中分化出来，有成为独立的学科的趋向。本书不可能涉及神经语言学各方面的研究，而只能讨论它的一个主要的命题：语言是人类独有的。这一章的独立性较强，如果读者觉得谈的问题较专门，可以先看下面的章节。

第三章《第一语言习得》探讨儿童是在什么条件下习得和使用母语来进行交际的。对儿童习得语言的观察和记载已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对这种有趣的现象存在着不同的解释。在本章里，我们先后介绍了“巩固”论、“传递”论、“天生”论、“认知”论，虽然每一种解释都比前一种有所进步，但是仍不能令人十分满意。这是因为儿童的语言发展时期恰好又是他们的思维和智力发展的时期，这就有赖于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共同努力，才能更深刻地揭示这三者的关系。

第四章《语言的运用》占的篇幅最多，这是因为语言使用的心理过程可以说是心理语言学新辟的领域。围绕着人们怎样使用语言来交流思想，心理语言学家做了许多有意义的试验，使心理语言学成为一

门实验性很强的学科。这些试验并非都很成功的，但却体现了心理语言学家探索使用语言的心理奥秘的努力；它们对心理语言学的应用、对现代语言理论的研究，都很有启发性。语言运用的中心问题是意思：意思和语言形式有些什么关系，它是怎样变为话语或话语的符号的？意思是怎样的习得和理解，储存和检索的？意思能否进行结构分析？这些复杂的问题也需要心理语言学家、语义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共同努力，才能最终解决。在本章里，我们只是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去探讨一下意思在语言使用的心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第五章《语言和思维》介绍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和实验对解决这个具有哲学意义的重大问题作出了什么贡献。我国语言学界亦曾就这个问题开展过讨论，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充分展开。在这一章里，编者无意于立哪一家之言，而是希望多介绍各家的观点，让读者自己去作出判断。这是一个尚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没有必要过早下结论。

第六章《语言学习与外语教学》讨论心理语言学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问题。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外语教学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的一切活动都要作用于学习者这个极不稳定的因素上面。外语教学必须从研究学习对象开始，因此本章重点放在讨论学习者的个别差异上面。心理语言学对外语教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本章里，我们谈到了一些，如：教学方法的心理语言学基础、语言错误分析等；我们也有意略去了一些，如：心理语言学对语言测验、对阅读和听力训练的影响等。这是为了避免与《现代语言学丛书》的其他几本书的内容雷同。

在编写这本书时，编者参考了不少外国的专著，其中得益最多的是 Dan I. Slobin: *Psycholinguistics* (第一版 1971, 第二版 1979); Herbert Clark & Eve Clark: *Psychology and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Psycholinguistics* (1977); Donald J. Foss & David T. Hakes: *Psycho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sychology of Language* (1978)。这几本书的共同特点是材料收集较丰富，反映了心理语言学各个阶段的进展，而且叙述简明，执论客观。其他国家（象苏联）的学者在心理语言学研究方面亦萃有成果，但编者见闻有限，

未能在书中有所反映，对于读者，敢告负罪。

这本小书成稿后，先后曾经中山大学外语系王宗炎教授和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许国璋教授审阅，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编辑部的同志们亦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修改稿复又经王教授磨勘且亲为作序。合为志谢。但编者学识浅薄，错漏和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专家不吝赐教。

桂诗春

一九八一年二月初稿

一九八二年八月修改稿

目 录

第一章 絮 论	1
§ 1.1 心理语言学的对象.....	1
§ 1.2 心理语言学的发展简史.....	4
§ 1.3 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12
§ 1.4 一些基本的概念.....	15
第二章 语言的生物基础	21
§ 2.1 语言进化论.....	21
§ 2.2 语言能力的遗传性.....	29
§ 2.3 大脑和语言.....	32
§ 2.4 语言和智力.....	39
第三章 第一语言习得	44
§ 3.1 儿童是怎样习得语言的?	44
§ 3.2 儿童是怎样使用语言的?	59
§ 3.3 儿童是在什么语言环境里习得语言的?	67
§ 3.4 语言习得理论.....	68
第四章 语言的运用	83
§ 4.1 言语的听辨.....	83
§ 4.2 言语的产生.....	107
§ 4.3 句子的记忆.....	127
§ 4.4 词与意思.....	144

第五章	语言和思维	171
§ 5.1	沃尔夫假设	171
§ 5.2	“认知”假设	183
§ 5.3	语言共同性	196
§ 5.4	几点基本的看法	206
第六章	语言学习与外语教学	210
§ 6.1	语言习得与外语学习	210
§ 6.2	外语学习者的个别差异	221
§ 6.3	外语教学的心理语言学基础	236

第一章 絮 论

§ 1.1 心理语言学的对象

心理语言学是一门只有几十年历史的边缘学科。它综合运用语言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和实验方法来研究语言的习得、学习和使用的过程。

心理语言学以语言过程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这个特点使它和以研究结构和功能为对象的理论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区别开来。为什么在结构和功能之外，还要研究过程呢？我们不妨打一个不太贴切的比方。话语好比收音机。收音机有它的结构，那就是各种元件和材料，以及把它们组合起来的线路图；而话语的结构就是语音和词汇，以及把它们组合起来的语法系统。收音机的功能是接收声波，而话语的功能则是交流思想；功能还可以分得细些，正如收音机的接收波段可分为长波、中波、短波、超短波等，话语也可以用来表示感情、提出疑问、陈述看法、发出指令等等。结构和功能是密切联系的，不可能有无功能的结构或无结构的功能；不过，有的结构在不同的场合里可以用以表示不同的功能，或是几种不同的结构可用以表示某一功能。就结构和功能而言，收音机与话语也有区别，使用收音机的人不一定非要懂得收音机的结构，可是说话的人却必须先懂得话语的结构，才能用它来完成功能。但是，要深刻地认识事物，还必须在结构和功能的基础上观察其构造或形成的过程。在收音机来说，就是使用什么工具和仪器，按什么样的流程来组装的问题；在话语来说，就是使用哪些生理器官，按什么样的心理过程来理解或产生活语的问题。当然这样打比方是有缺点的，使用收音机和使用话语不能混为一谈，前者是一个自觉的、简单的过程，而后者则是一个不自觉的、复杂的过程。这里无非是想说明结构、功能、过程是认识事物的三个主要方面，缺一不可。过程是使结构实现功能的手段，但是人们往往容易忽视过程，因为它

不像结构和功能那么显露。

最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认识到研究语言习得和语言使用的过程的重要性。语言学家想知道他们所描写语言结构是否符合人们在心理上处理语言的实际过程。心理学家也想揭示他们所研究的言语行为的心理基础，特别是在他们摆脱了机械主义的刺激—反应论的影响后，更感到有此必要。因此，心理语言学的诞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语言学和心理学发展的结果。

心理过程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因此人们易产生错觉，以为只要掌握一种语言结构，自然就会使用这种语言。其实语言的使用是心理和生理相互作用的结果。撇开生理活动不谈，要有效地使用，语言就必须象 G. Miller 所说的那样，要有五方面的知识。头三种知识和语言结构有关，即语音、句法和词汇的知识。而后两种则与心理学有关，一种叫理性知识 (*conceptual knowledge*)，说话人必须对他所生活和谈论的世界有所了解。另一种叫信念系统 (*systems of beliefs*)，说话人用以评估他所听到的东西。例如：

**Mary and John saw the mountains while they were flying
to California.**

如果单从语言结构来看，这句话的意思是“玛丽与约翰在飞往加州时看到了山”，也可以是“在山飞往加州时，玛丽和约翰看到了它”。但是人们不会有第二种理解，这是根据理性知识所做的判断。如果说有人说是山在飞，不是人在坐飞机，我们就会认为此说不可信，这是运用信念系统所作出的评估。^① 这几方面的知识都不是在交际过程中临时产生的，而是早就储存在人的大脑里，供处理信息之用。这些知识无时间性 (*atemporal*)，而且往往是隐含的。而言语行为则不同，它是有时间性的 (*temporal*)，而且是明示的。心理语言学的一个中心任务就是通过对言语行为的观察来了解人们究竟要有什么语言知识才能使用语言。

我们所说的语言知识指的是一个人使用自己语言的能力。这种对语言的知识和能力是和言语行为有区别的。我们通常用语言 (*language*) 和言语 (*speech*) 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来说明其区别。言语是一种

行为。在汉语里，“言语”不但可作名词，亦可作动词使用；在英语里，名词 *speech* 也有其对应的动词：*speak*。言语是每个人讲出来的话，不但听得见，而且还能录下音来。我们常说某人说英语 (*speak English*)，指的是他能说出某些能表达意思的声音；这些声音之所以能达意，是因为它们属于英语这种语言系统。“语言”指的就是语言系统，系统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听不见，更不能录下音来。语言系统是一套使用语言的规则，并非一种行为。汉语“语言”和英语“language”都是名词，并没有相对应的动词。语言和言语的关系至为密切。不懂得语言就无从研究言语；相反的，要研究语言又离不开言语。心理学历来也把言语行为作为它的研究课题之一；但是心理语言学却比它前进一步，主张结合语言结构来研究言语行为。

言语行为包括说话和听话两大部分。这些说话和听话的行为是复杂的生理和心理活动，并不如一般人所感觉的那么简单。有时，人们会失言，把“脸都红了”说成“红都脸了”，把 *a crushing blow* (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说成 *a blushing crow* (一只脸红的乌鸦)；有时，人们会听错话，如把 *I'm all covered in chalk dust* (我满身都是粉笔灰) 听成 *I'm all covered in chocolate* (我满身都是巧克力)；有时，人们听话时爱进行预测，因而产生一种抗干扰的能力，如听到“那个贪玩的小学生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终于……”这样一句不完全的句子，大都能够猜出其余的部分是“赶上班了”。有时，儿童在学话时会用一些异于成人语言的表达方法，如说英语的四、五岁儿童在不规则动词后加 *-ed*，以构成其过去式。我也曾在不同的场合里，听到两个五岁左右的儿童在和成人交谈时，用“军色”来代替“草绿色”。这些言语行为好象是因人而异的，但又似乎有一些共同的规律。心理语言学企图揭示的就是人们在习得和使用语言过程中的一些共同规律，大概有两个主要方面：

第一，人是怎样习得语言的？这牵涉到语言的产生、儿童学话的过程及其规律、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等问题。

第二，人是怎样使用语言的？这牵涉到言语的听辨 (*perception*) 和产生 (*production*)、储存和记忆、词和意思的关系、言语行为和人